

大金國志

自
至
十三
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6

2

10 15 20 25 30 35

文庫 11
D 296
2

大金國志卷之六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天會八年

時宋建炎四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溫居燕山

撻

懶屯濰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因圍

楚州左都監閣目以病死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率眾拒之高橋戰數合慮其益兵復來與

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

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

之金人遂退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歸葉山房校刊



越後國長門郡國寶村鐵村宏熙圖書之印

大金國志 卷之六 本紀六 一 歸葉山房

010190563109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陝沒矣彥仙守陝再逾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破潭州守臣向士諱遁王暎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諱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荆南府守臣唐慤遁破澧州守臣王淑遁撒离曷及黑峯等攻邠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离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為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聶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金所害

兀朮破秀州守臣趙士鑿死之

兀朮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為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朮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朮不得濟遣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

九全圖志 卷之六 揚州府志 二
墮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卽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术之壻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懼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懶在濰州乃遣李董太乙趨淮以爲援

兀术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于蘆場地開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乃揚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權槩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舟弱蓬世忠軍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兀术輜重自瓜步口轆相啣至六合不絕爲宋

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爲趙立所敗未幾破揚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破楚州會聞宋師出陝右託言應之因而西去

兀术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撻懶時在濰州遣人謂兀术南征無功可至于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兀术皇恐推避不肯從之方躊躇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陝右兀术因而應之于是留撻不也聶耳王伯隆軍于淮東以待撻懶約按東等西去

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兩河州郡既下之後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它人粘罕從之

于是令右監軍兀室馳請于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破山東撻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心腹也恐為撻懶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于已望其後報也或謂本鄧州畔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酌之復以其說為已策獻于粘罕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擅許乎大都劉豫揣意求于金慶裔懷私屬于豫其所由來漸矣

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合上意共推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執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僭位酌慶裔賄賂不可勝計麟猊輩後于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于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佯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又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于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遼東漢軍萬戶韓常與大行義士原明戰于真定西山胭脂嶺為原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

慈州

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官對格換授此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差扎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羌為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庶人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國兵因破劉里龍害及數縣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破東京

時山東河朔已為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大起四方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乘而破之

夏兀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覲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窩里唄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也秋粘罕兀室余覲自白水泊歸至雲中窩里唄自望國崖歸至燕山撻懶自濰州親攻江東七月宋師復郢昌府又復鄜州宋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調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尹高慶裔禮部侍郎

知制誥韓昉爲冊禮使副于九月九日立劉豫于大名府國號大

齊
北京旣破南軍聞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是誅爲首
者數十人于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爲尚
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柬權爲左右丞弟益爲北京留守子麟爲
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征所降李鄴李儔鄭億年臣豫豫
降南京爲歸德府改東京爲汴京升東平府爲東京去淮寧潁
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
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
豫置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爲之二年
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豫之僭立也止用
天會之號是冬奉國主之命改元阜昌 馮長寧以淮寧府降

豫請行什一法除戶部郎中權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
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又建歸
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
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
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
相窘拜邪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
敗屈節于祿山遠矣 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六
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于此無治生事俟某秋
歸當還公于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
物可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故蓋是

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里閭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之句則衆不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拜偽相當是之時孝純昵于親黨懼于還北因而遂喪晚節惜也

十一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為其任用撻辣南征以檜為叅謀以催錢糧為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之監已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兀朮婁室敗劉錫軍于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我虛乃檄召熙河經畧劉錫孫渥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我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婁室曰彼給我也擁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其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于陝府曲端戰于邠州白店原劉錫戰于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于是州郡盡為金所破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州

嘗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塢起寨于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爲塢敗去及多邀金兵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塢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旣得塢命釘之于車刺刃于股將欲支解之塢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塢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塢罵曰爺是宋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樞更不移改竟爲所害噫充聞塢之風豈不愧與

粘罕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竝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于回鶻諸國以易馬及有賣于萌骨子迪烈子室韋高麗之域者蓋旣立劉豫以舊河爲界恐在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罕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米賑濟爲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大金國志卷之六終

精米湖齊為各壽三千人出地命甲兵其之
以自部士大夫封封了食于金部罕患食其之多恐達主事殺以
部罕必責其邊隸官時讓其以取之好就觀雲中昔不令出地無

大金國志卷之七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天會九年時宋高宗紹興元年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寓里嗚居燕山撻懶
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
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
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覘金兵
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
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撻懶率
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理但南軍多自望風

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于姑蘇張榮勝撻懶于秦州此方全勝之時夫何難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于漠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于女真城

大石佛頂天祥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覲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猫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撻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縣樂馬湖

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新爲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竄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孛堇屯劉伶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

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爲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玠吳玠歃血誓衆爲備甚力己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

于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卽位。撻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閒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執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某也。

大金用兵。惟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于軍旅。高永昌誓爲鄰壤而殺于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醜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爲盜者知劫竊均于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高慶裔請于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

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大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政等。送于粘罕。罕盡殺之于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初婁室死。兀朮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于寶雞縣渡渭。攻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于是兀朮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旣而回攻陝右。以侵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于姑蘇。韓世忠戰于大江。劉錫戰于富平。吳玠戰于劍外。凡四戰皆敗。雖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鼻呻吟而歸。至于兀朮尚

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术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术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為陝西路經畧使屯軍于鳳翔

黑鋒既死兀术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逾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于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時宋紹興二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温兀术居燕山

撻懶居祁州除兀术為元帥府左都監粘罕諭樞密院磨勘文

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兵共破西京翟興山寨

興沒于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

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

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久為興所斷豫

深惡之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破割屬劉豫豫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故力請

于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于是發女真

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執揚言將欲攻興興盡發以應之楊

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

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乘執遷居東居是

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解之

夏粘罕試舉人于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不試經

義礪係被擄以知制誥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初開
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走馬前跪之
粘罕以鞭指揮令譯者報爾無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
章何不及第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
取賊以爲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安有補于國又聞爾等之
來往往非爲已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
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欲逐爾等亦
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
必殺無赦于是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
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
北榜旣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會

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獵居庸關遇馳遞者得余覩反狀
余覩之降大金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其軍合董也
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
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
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
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爲西
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數百
里因獵居庸之東憩于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遇于道立馬
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
余覩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遇
者何人曰此乃槁里統軍使之余覩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
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

大金國志 卷七
日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詞窮面顛。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覲。檣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爲余覲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覲檣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覲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檣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覲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蠶起。亡入夏國。及北犇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覲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覲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靼善射。余覲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覲。及至雲中。余覲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寶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旣見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于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謝。旣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旣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旣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

罕謂財可聚眾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狂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

乃宣和間歸朝官賜姓名趙敏修者

以預余觀之叛族誅主以余

觀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觀降赦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觀之亂復還闕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相充不聞官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謝

景山告于粘罕誣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鑰鎖充付元帥府獄鞠之

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笈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為景山乘余觀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箠炮烙備履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之無恥之言一至于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內樞密院國相楊朴以病死

大金國志卷七終

大金國志卷之八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

天會十一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春西京留守孟邦雒為宋翟琮所敗琮即翟

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眾入

潼關遂入西京邦雒醉方臥俘其族以去大軍下金州又下興

元府先是撒離曷等十萬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

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

州未幾又趨興元撒離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

祖溪關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

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未幾宋王彥復金州

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擄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後顧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之由虢州回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羣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于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 茲

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殺于平陽府獄 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之士人基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天會十二年時宋紹興四年也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通問使時國中

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于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綿皮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

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 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于殺金平爲玠所敗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离曷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攻仙人關既至金軍據高嶺爲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兀朮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爲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背遁玠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离曷已下盡室而來旣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朮于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爲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于兀朮常爲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朮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溫入見國主 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阜裹三日糧往糧未盡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 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爲奉表通問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 劉豫遣人請于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爲難窩里溫以爲可于是窩里溫撻懶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亾之理于斯定矣蓋主崩時以窩里溫輩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專故直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羣豪服諸番其憂大矣 粘罕自來止居

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爲異議竟不自行故窩里嗚輩得攝職總兵也窩里嗚請于國主以兀朮先嘗過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侵江也當粘罕窩里嗚紛爭行止之際兀朮竝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至是爲窩里嗚所舉方行蓋此將嘗困于江南又屢危于劍外其鈇刀之鋒蒿矢之銳固已判矣窩里嗚撻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雇人代名須以正身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之糧死不勝計其自來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爲生往往聚而爲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窩里嗚等俱入征南宋于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恐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僞爲流星更牌沓至紹以移軍守江良臣既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董撻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旣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搯人胷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冬窩里嗚兀朮同劉麟劉猊侵江市于竹塹鎮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怒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猊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亾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有人大字書于紙及去皮柳枝擲于帳前云我等被苦雪

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
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鬥志強驅過江恐自常
之餘無不叛者況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唯速歸爲善兀朮然
之夜引還大軍旣去乃遣人諭麟猊于是麟猊等棄輜重亦遁
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

平陽府

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

有輸其糧者于是屠近山四十村 冬國主崩上諡曰文烈皇帝
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
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
宗病時大兵相距江上旣崩不敢發喪至軍回于次年春方告諸
路 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于子孫太宗旣立卽捨已之
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爲諸版李極烈仍領都元
帥之職太宗旣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論及左副元帥粘
罕皆爭立而亶爲嫡遂立之蓋粘罕爲窩里盟所代已失兵柄故
不得立時窩里盟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
寅亶卽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八終

大金國志卷之九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六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刺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覷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于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三年

時宋紹興五年也

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拋盞燒飯俗吏民挂服

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上諡于大行

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

國城聖壽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
朴與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服縗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
問 五月宋遣何蘄來使通問二聖 陛所居曰會寧府建爲上
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受北朝官爲之參定
其制 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尚書
省置令一人 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
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爲兼職 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
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 太宗正府置
判同簽書 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使 六部初置吏戶禮
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旣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
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推掌訟牒及

斷獄會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竝以他官兼之與

臺官皆充員而已

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

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

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

右衛軍

勸農司置副使

記注院置修注

太常寺置卿少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

國子官不設

外道轉運使而不刺

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
法每一任轉一官此其大畧也 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
省事除元帥府左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有侵江之請窩
里唄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爲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里唄魯王撻懶正
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畔

蓋始于此也未幾窩里嗚死以撻懶代之進除左監軍兀朮爲右副元帥除知燕京樞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于外兀朮戍邊屯于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窩里嗚自燕山入見卒于路兀朮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

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償元約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路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爲筏由唐河及開創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始于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蠱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于大金故有是役

天會十四年

時宋紹興六年也

春粘罕兀朮在相位

秋劉豫分道入侵南

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爲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二州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州統之麟令鄉兵僞胡服屯于河南諸處時猊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于濠壽之間猊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楊沂中

大金國志 卷九
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沂中至藕塘與猊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猊挺身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先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豫之意

冬劉豫欲立子麟爲儲嗣遣馮長寧請于國主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助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于北去亦不失爲帝故且視景偷生也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亾馬于韃靼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亾馬金亦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離曷無能爲也

天會十五年時宋紹興七年也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朮自黎陽歸燕山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祁州撒離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撻懶撒離曷以內起大獄各不如草地避暑粘罕乞免官爲庶人贖慶裔之罪國主不許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

保之以此慶裔常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東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爲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執矣安得不憤悶而死 大內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竝伏誅 是年宋問安使何薛等回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于是遣王倫爲奉迎梓宮使 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酈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效當以瓊爲鄉導乘執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 除拔東爲左都監大撻不也爲右都監 大起諸路軍馬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孛堇之營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下泣別殺一豕

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陣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于斯可見女真厭兵之甚也

金國廢劉豫僞齊 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于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遂令撻懶等以侵江南爲名伐汴京先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兀朮遇爲所擒二將同葛王褒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爲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時豫弟益守陝西主又別遣撒離曷提兵聲言攻蜀卽長安擒益又恐汴人不安給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軍

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匹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千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卽帝位建元阜昌凡八年 豫旣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撻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旣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于其中彼人視之以爲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 建行臺尚書省于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奴張通古右丞相 除東京遼東留守宗雋太保領三省事封宛國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宗雋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九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天眷元年

時宋紹興八年也

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官職依舊多居汴京

國主又于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充劉筈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爲三司使

金主亶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戶湖沙虎伐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于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用之也詔立裴摩申氏爲后除亾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帥府下

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為奴婢償之。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且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谷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宋韓肖胄來充奉表報謝使。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撒離曷與之約，故也。撒離曷醜之，可求卒于路。

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離曷已密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醜之。

冬，左監軍撒離曷自雲中馳至陝右，將見左都監拔東，共議割地。時拔東在鳳翔，路由同州為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離曷南歸。北騎追逼李世輔，放之，亾入夏國。撒離曷歸雲中。

撒離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摧撒離曷，號哭眾目曰：啼哭郎君，至是又為世輔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天眷二年

時宋紹興九年也

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

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宋王倫來使，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于南宋。畧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

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母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兀朮從之

大金之克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己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于己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初與眾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始非我有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于山東河南只

得歸之于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遼陽渤海地戶部使命下日各髡

髮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後復助豫為虐至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兀朮留宋使王倫于祁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庚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朮所拘後送祁州 夏元帥撻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

北軍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爲盜以拒北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爲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于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 試舉人于燕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琚爲魁 秋郎君吳矢反旣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充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因朝旦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蠶蠶之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兇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晟嘗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宇遠壁盡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雜坐于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攜手握臂敲頭扭耳至于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意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官室服御如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术都元帥兀术旣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下祁州府獄伏誅 仍囚撻懶之子大棟久之因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時方握兵在外難以遽誅仍除撻懶爲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充爲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爲伍邪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

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术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术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术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荅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敕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囚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囚歸上京 大行義士蠡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太行之土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飢饉逃亾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爲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既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于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遼東大擾清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俟見裏面走馬使臣驗認御書牌劄方許簽發此因宗盤撻懶謀亂之後方爲此關防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天眷三年

時宋紹興十年也

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也

兀朮下令沿

大河置寨鋪防託諸偷渡大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洛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虜漢人相約于二月旦

日各攜主人鞍馬器甲聚于邯鄲之西村相結上大行為盜大

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

謀率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于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

否南宋官軍邪大行盜賊邪父老皆曰大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

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社慎無得扇搖妄動恐盜

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爲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于是以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大行嘯聚，蠶起每終夜輾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官人呼粘罕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爲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爲流言所惑，至于晝爲罷市，夜或披衣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守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執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爲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爲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爲播達宋朝以爲先容耳。

兀朮分四道征南，先是撻懶既廢，僞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南宋，兀朮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朮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渝盟，乃舉國中之兵集于邠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孛堇出山東，撒離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鄺瓊、趙榮抵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庾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駐舊龍德宮，于是詔諭州縣，以撻懶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所欲，詔詞畧曰：非予一人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克興仁、淮寧、拱州，又克南京，遂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以葛王褭知歸德府，褭以數千人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王臺，允迪爲主，褭爲客，允迪奉觴爲褭壽，褭酌飲，遂送允迪于汴京，褭鼓吹入城，秋毫不犯，又克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離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宋權知軍事郝遠卽開門納之長安旣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旣而撒離曷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爲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朮敗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旣而葛王襲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爲宋劉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于兀朮兀朮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主臨陣自可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此可以靴尖擡倒耳卽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旦併力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卽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竝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秦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之于是復以葛王襲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朮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是秋兀朮再提兵與宋將岳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明年改元皇統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兀朮戰又破之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于是頴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失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

皇統元年

時宋紹興十一年也

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州出

入許鄭之間。發兩河軍與番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克壽春府。滁州。亳州。廬州。和州。至拓臯。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朮敗。退屯于紫金山。兀朮已克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敵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竝進。渡水擊金師。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卽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金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金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屯于紫金山。九月宋遣使劉光

遠來。先是莫將使金為所留。至是不因聘諭。兀朮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朮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亟和故也。宋于是又遣魏良臣往使。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毅。邢具瞻二人來。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

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于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執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破凡十八往返乃迎母歸母喪廬墓御劄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為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臣何以家為飛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構成飛罪赴獄賜死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為金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將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皇統二年時宋紹興十一年也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充割地使割唐鄧等州入于金畫中流為界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

秦之地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隆嘗怏怏後徙金州秦檜仇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要之地並係川蜀緊急門戶撒離曷曾侵和尚原折合李董曾侵攻商州又欲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時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可輕棄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檜之黨也

八月歸宋太后韋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是年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于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判官平陽

義士梁小哥敗國兵于太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太師

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于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往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既與張橫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爲橫所擒梁小哥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府神仙縣去帥府五百里遠總管判官鄧頤以三千人討之頤軍常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遙見梁旗幟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警潰至第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太師領契丹鐵騎五百與頤軍會大謂其怯併頤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爲梁小哥首殺之五百餘衆盡皆犇散夫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梟擒主將追犇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

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南歸豈不北走哉

皇統三年

時宋紹興十三年也

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姑持產業契書共

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役願盡納產業于官以免充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故家曰至于一絕人丁至于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棄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主諭尚書省將循

契丹故事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刺蘆蓬切鉢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春放鵝于

水釣魚于混同江夏避暑于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于

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于顯州四時無定荒于遊獵內耗郡邑

外擾鄰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至所以亾也

皇統四年時宋紹興十四年也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元帥府收叛衆盡誅

之

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倫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

徒之強壯者以救火為名因攻城作亂殺烏倫欲逃之沙漠未

果而敗

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

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

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二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循如此

例

金酒器六事色銀器絲線二百兩自長幼命拾遺實錄亦錄其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五年

時宋紹興十五年也

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有五人

創屯田

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秋七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行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有創立者如歐妻至死非用

本紀十二

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竝處死與古制異矣大槩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卽譯語官也而通事之無法尤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旣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卽書牒尾稱賽眼者再庭下已有牽權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眼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

天四討佛哥

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臺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皇統六年

時宋紹興十六年也

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府舊內大狹纔如郡治遂

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夏左副元帥撒離曷以罪誅撻懶旣死或言其嘗與通謀故也撒

離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女真萬戶湖沙虎北攻盲

骨子糧盡而還爲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于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國俱失之一

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七斗

或折米四斗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

因糧于敵不計遠近每人借之一月糧計四斗五升其人既負重甲人為糧累或賤售于人或棄驢馬或督之行遠則擲于路由是飢饉不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離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竝無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不能造飯者此皆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盲骨子不毛之役詎能久處乎盲骨子在契丹時謂之朦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皇統七年

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春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蓋國主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寢染華風節將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國主實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秋九月國主獵于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是歲朦骨國平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朦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荳且冊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為朦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

兵分據要害而還。冬都元帥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
宋軍執強甚，宜益加好和。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皇統八年

時宋紹興十八年也

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

所可救者纔二三耳。國主之望國崖避暑。五月汴都大康縣一

夕大雷雨，下冰龜巨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九月

國主遣廉訪使肖裕偏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十月以故宋王宗彞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有包藏窺伺之意，胙王元者乃國主太祖旻之孫也。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相連結，乃讚于主置之。重法國人皆謂主淫于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皇統九年

時宋紹興十九年也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黃頭女真

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束討平之。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也。其人慙朴勇鷲，不能別死生，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破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弑國主，亶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弑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與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與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仗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與國奴何在與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邪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為主蕭王仗劍謂衆曰主上暴薨岐王亮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爲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拜亮遂卽位改元赦天下以與國奴爲西道總管蕭王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亮立追廢主爲東昏王亮死後乃諡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自爲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碁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卽位已來左右儒臣諂諛成風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日元勳將相多所踈擯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子宋王宗盤次日亮國王宗雋次日虞王宗傑滕王宗偉以次受誅武元初起兵時其主兵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

從兄之子所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蹕族子屬爲子所謂兀室也又其次曰魯王昌乃武元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離曷爲左副元帥皆女真人不知其屬之遠近自熙宗淫刑肆虐疑似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于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熙宗旣弑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宋宇文懋昭撰

歸棧山房校刊

紀年

海陵煬王上

在位一十三年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亨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旣長風度端嚴神情閑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皇統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卽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爲德宗改元天德

本紀十三

本紀十三

歸棧山房

天德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年也

春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子韓王亨先是

熙宗之弑國王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遂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爲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兀朮開國元勳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

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

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除故盧馬鎮夏國鞞鞞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爲大金得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伍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北地貴鐵百姓多由火

山軍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錢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于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旣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爲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閒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河南爲橋江北爲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執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況是根本何可棄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郎主可遷都北番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爲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冬發諸路民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

大金國志 卷十三
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大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來充祈請使伋至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

天德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為中都上京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貞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春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懽而罷七月制遣御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

學士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貞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羣臣朝賀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寧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二三羣臣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一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邪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飢詔開倉賑卹仍詔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羅艱毒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卹十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其先鋒自効

貞元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五年也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

主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于是遷都之計稍緩冬宋相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粘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為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着手時只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温實一朝資以金帛偽云挈舟走

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于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為秦檜地也再專國政者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終

48-11548

